

豫

章

焚

書

第九冊

楚

書

卷

四

楚書

六松堂尺牘卷十四

寧都曾 燦青藜著

答劉石潭

違教以來寄居蕭寺日雖不乏登眺而松風竹響時
助人哀過客久稀老僧高臥樵蘇不爨負暄而已

與錢馭少

與兄別三年窮賤之況皆同不審比來度日差強人
意江南風景如何春去秋來鳴鳥不止湛湛青楓又
將零落人生百年無幾安能鬱鬱處此數年困於江
湖卽衣食一節仰面乞哀幾非人類邗江蕭寺與吾

兄擁燈求酒不得時今念之正如痛定人思痛弟今
春於西郊築一小莊督無弋輩耕鋤自活時倚六松
下邀隣人酌酒聽松聲謾謾如坐空山中但恨馭少
遠我也

與謝秋水

小价歸得接手教惓惓懇懇使人慚愧不能已數時
以來所遇益多窘無論衣食苦其形骸卽語言出入
間心志煩惑皆有日暮途窮之感飢寒愁於外胸臆
營於內人生幾何堪此荼毒然思內省不疚卽所謂
居易俟命也某得罪於天何敢怨乎某力馘才短如

風中之葉水上之萍飄搖汎濫不能自捉所以見道而不能行如親近大君子而不能勇於爲善嘗竊自思以爲將見絕於子輿氏之凡民大抵人之才品各有分量聖門四科德行其一倘欲騁駕馬而追騏驎責跛鼈而登崑崙吾知其不及而至於蹶也必矣莊生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先生以聖賢日用之理勗我某雖至愚何敢自寬然或得此而失彼或盡內而忘外或見異而遷或好名而動或遇不平而瞋目語難或感時憤鬱若有不得其生凡此皆某受病之至深

也夫不能忍於須臾則學力不堅學力不堅則持心
不固豈某之才果有及有不及天固已限之歟先生
得無以駑馬跛鼃而笑我也是所望於有道仁人而
拯之耳十月中同舍弟畢嫺貴鄉尙有兩月快聚得
親承提誨幸矣但恐病中膏肓又非鑱石矯引之所
能療先生其望我而走乎則某將奈何

與周計百

某姓名爰書伏承先生解網遏惡拔污泥而登青天
使先大夫家聲賴以不墜感激之私所謂起死人而
肉白骨蔑過之矣日者薄遊石城荷令公奉宣德教

子惠不怠又仰承旁旨被某以殊禮初不過爲二到
山澤之游不謂竟以釜庾累高密遂使母饗可尸婦
禪無歎一閱一微皆戴高厚清夜捫心慚懼交并伏
惟今世士大夫號稱下士能緩急人者類多次律於
陽土揚埃於順風若落宕不得志之人雖有如昌黎
所云生死呼號去水不過尺寸而充耳不聞過之弗
顧者比比然也其上不過賜之口惠被之容接遂謂
噓枯吹生足與三君八顧照耀千古安有如先生於
某旣保養其廉恥又顧復其身家爲說者所稱恒惠
乎昔張壯武見人一善咨嗟太息千載下頌好士者

必推茂先而晏大夫解驂以脫越石猶有知己無禮之嘆先生以當厄之施解傷心之怨名實兼至恩禮並隆固已高出乎平仲茂先數等夫壺殮之徵二士猶以死效中山某之銜戴何可譬喻耶郡歸後便適石城遂爾淹滯復聞駕入會城裁謝稽延死罪死罪秋闈司衡獲主歐陸固知湖嶺之鄉異寶當燦而桃李甄植家族予與焉則匪第國華實爲家瑞於某之私欣荷爲何如耶某還山抱疴痔蟲館後者已閱數月主人甚瘠客寄終不肯去子瞻之言今猶未驗而又復爲宵小所侮雀鼠見欺草野之名橫入案牘意

者雷頤雖澹澤忿難懲縱疽不發背而瘡自縮腸耳
遐陬窮谷執事耽山水之奇獨枉騶從恨某蹉跎道
路不克追隨杖履探毛薦芹以爲巖穴光佳集難再
悵惘何似仙舟長發雖得與送江皋而新漲水疾石
尤無情杯酒清言遂越數十里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卽欲溯洄以從安可得哉分手登車黯然涕下矣石
鼓分韻詩草草脫稿固知千年斧鑿從此一新不待
野人之頌祝然得附名驥尾以垂永久其光寵當何
如耶

蔡竹濤兄以豪宕之姿挾凌雲之筆欲渡滹沱上呂

梁觀龍門禹鑿處足跡所至長安公卿爭爲掄揚合
肥先生亦走函於貴屬交城道出貴治以先生爲海
內君宗兼復有一日之雅特修晉謁案牘之暇與之
曠覽風土登高作賦擊筑而歌烏烏洵足樂也某固
知一孔之威何足爲大鵬鼓翼但以先生緇衣好士
之懷必不惜釜庾以惠子然耳如何如何

與門人龔邁種

門下以令資產於德門如藍田之生美玉然圭璋之
器必賴磨礱故少年子弟不可自恃家世而廢學業
也爲名公卿子孫欲立身揚名最易亦最難蓋因勢

爲高憑藉本易而人之屬望責備倍於尋常稍有瑕
疵動成指摘門下不可不自勉也僕教誘無術坐縻
歲月今旣得名師自爾進詣無量一日千里僕竊有
望焉

與侃兒

汝年漸長今冬欲娶婦百宜老成厯鍊撐持門戶以
紓我內顧之憂而其要在於立志作人努力讀書八
字作人讀書又在於取友取友又在於受善我一舉
一動朋友肯來規切於我此便是良友我卽當與之
交我一舉一動朋友不但不規切於我且日誘我爲

不善此便是匪友我卽當遠之避之我十二歲時卽與汝外舅魏叔子先生爲垂髫之交我時爲貴介公子左右之人孰不趨蹌奉承而我稍有過舉汝外舅卽正色規切之或衆人廣坐中直言無諱我斂容而退此固我受善之難亦汝外舅不以庸人待我也汝當思人來攻我之短苟非十分關切孰肯觸人之怒取人之忌以自蹈憎惡哉吾邑中少年謹勅者固多而浮薄者亦不少兒但以我之所言繩人求友便自得之易堂諸先生與我爲異姓骨肉文章學問無一不可師資者兒但能時時過從日聞嘉言便有長益

何須更向他處覓良友乎至於讀書一節尤宜大加
發憤要思我不讀書更有何事可爲况父兄不可長
恃鄉國不可長保萬一有意外之虞我能識得數字
大則顯親揚名爲不朽事業小亦可供人筆墨覓衣
食以養妻子且兒爲魏氏之婿彼一家兄弟親戚無
一不通經史實學者汝廁身其間所問非所對能不
愧恥今汝無衣食之憂又無外侮之人不趁此時庇
廕之下埋頭三年下帷攻苦更待何時我此番解債
之後倘有餘資上可供菽水下可充衣食我便欲將
家還汝不能復爲兒女作牛馬也我年未過五十至

鬚鬢已白其半蓋我心已枯服勞不得正欲望汝兄弟成人以終我天年耳猛省

與梁藥亭

吳門邂逅自春徂秋嘯傲山水之懷流連詩酒之樂平生興會於斯爲最所苦捉襟露肘各在窮途好景難逢良辰易度爲可嘆耳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雖限於自然之數亦足恨其寥落也念先生解維正當炎夏流金鑠石之日短篷局促何以爲懷屈指踰嶺之期將及仲秋之月丹荔過時黃橙正實知久客初歸褰帷相對夜闌秉燭恍如夢中較大堤女兒

不知作幾許溫存矣家園之樂自屬天然苟屬有情
何能遣此第送別後無日不圖歸里而長貧如故晨
炊屢斷復爲瘡痍所苦臥榻兩月憔悴枯槁日與死
鄰如此景況言之酸心況身履其境乎思先生燕居
家園中奚啻天壤有客朱悔人從楚中來亦爲撫軍
上賓坐此半載僅得三十白錙弟爲設法薦之丁方
伯方得一理行裝又爲顧迂客挪移四十金乃能長
發念先生客吳門何以計不出此悔人意氣超越綽
有楚風詩亦自成一家言但微有宋氣不及藥亭道
逸有一唱三嘆之致一年之中得與楚粵兩君子唱

和頗不索寞何時再聚一堂飲酒賦詩致足樂也比
來每飲必分韻投贈必屬和自秋至今各體不下數
十首恨與藥亭相聚時了無贈答實悵悵耳弟年漸
向衰過此一往何可攀援古人云良辰難再得良有
以也弟明春卽有長安之行欲乘此氣力尙健思圖
貴鄉一幕以爲終焉之計先生公車當在冬杪彼時
弟又南來倘得萍踪一聚班荆道故斯不負吾兩人
相視莫逆之意篝燈作美女行奉寄先生之心亦可
自白於千秋萬世矣詞雖不工意尙可嘉幸和而教
之

與陳元孝

乙卯奔喪返里得荷垂唁當兵火騷擾之候估客甚
稀故未奉答嗣是復出里門倚吳閭者十稔於茲雖
估船上下往來不絕而依人餬口寓若置郵契闊之
懷惟有心照先生高臥家園讀書懷古何減羲皇上
人兼聞復擅計然之術家有餘財不致俯仰失所尤
爲吾黨之所矜重我輩逐名者多而治生者寡程山
易堂諸子較之北田諸君又十相倍蓰矣弟老而無
成終年困頓思欲爲買山杜門之計如跛鼃之登崑
崙何日乃遂明春將謀長安之行擇一善幕方可完